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三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奕然訂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

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孔疏：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官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呂記：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論脩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

嚴緝：廉隅者，屋之外角。喻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宮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內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然謹密之威。

儀則知其內之德必嚴正也。人有常言無有措而不愚者。措而自蔽其所守則為愚矣。惟聖固念作狂豈可不自護其威儀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稟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主於疾而已。唯哲人自廢縱而為愚則是罪也。抑所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謹。威儀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魯子所謂道勳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威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

六帖隔字佳。即處囊脫穎之意。典禮所生也。一例看靡措不愚。非以無威儀為愚。乃以無威儀而見其愚也。亦隔字意。

古義抑者抑而又抑也。與揚揚相反。威儀揚則放。抑則斂。北宮文子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麟按。集傳疾叶集二反。此章斷主四句一截。說方有轉折。○有哲人之名。而無威儀。則無哲人之實矣。故曰。愚詩通云。聰明之人。都是懵懂。是也。後四句。總是因人言而怪歎發端之辭。然又不可謂靡哲不愚。真有人說。○歐公本義云。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惟斯戾云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為愚人者。自戾其性。爾較。

更有斟酌。有啟發。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謀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麟按此章亦主四句一截說然依疏義說上四句言威德自然
之效君道之標格也下四句言君道之當然必如此然後可為
民法也於此勸之則盡人道覺德行可至而順之訓之將不期
而然矣則八句理亦自迴合天地之性人為貴一句通解云推
原起作總頭故注以故能字接下開說然道德稍分而訓順互
見所由所得則四方四國以為同國必至之理也但無說有覺
俱着力字詩通云無競卓然莫加之謂有覺廓然直大之謂頌
醒大其謀又必定其命達其圖又必時其告上下理皆自相足
敬慎威儀則緊帶維民之則為一連也集傳告叶古得反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羅湛樂從弗念
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
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
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
也共執刑法也

疏義興尚也者言其所行以此為先也前人功績謂之緒
麟按集傳政音征與今叶酒子小反與紹叶刑明先反與王叶
文皆依韻為轉折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亾。風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亾。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訂。謀。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呂記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逸之也。

嚴緝庭宮中也。廷，朝廷也。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
麟按：此章上以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下以二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集傳尚叶平聲。兵，斗。脯，亡反。通章一韻也。注亦大段會意解，如是耳。夙興夜寐，洒掃廷內，八字合看。最見勤整意，不必依詩緝，謂為徵詞。有所指，序車馬，弓矢，戎兵，三項戎兵，孔云戈盾矛戟之類也。細注戎兵在戒備之下，自為戎作戎字，疑又稍別。

○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在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鯨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疏義曰成曰定皆安靜之意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中三句治己之事也身正而後國治此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

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定字陳氏曰：上以出話威儀對
言。下專以言語言。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也。故
此詩在威儀凡六言之。而其言語亦三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
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

麟按此章亦上以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下以二句為一連。
四句為一截。然上六句之中。質爾謹爾平對。用戒總承。慎爾敬
爾平對。無不總承。尤整也。下四句申警。語言此理易知。且大全
已言之。集傳虞元具反。典度叶儀。牛何反。嘉居河反。為吾未反。
典磨叶質。訓成也者。本毛公。又曰定也者。本歎公也。孔曰成。成

就之義。故傳以質為成。歐曰。定者言安定人民也。歐又云。安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法。庶此乃以防非意之事。詩緝云。謹爾之出。話敬爾之威儀。無不柔順。嘉善。故知下第三句各總承。不可為也者。詩通云。言不可修為。是初不及古意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遊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讐。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益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於

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孔疏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阜陶曰朕言惠原曰朕皇考是也

呂記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嚴綬箋曰惠順也○由言自由以言○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

大全孔氏曰朋友謂卿大夫等

麟按注且天下之理五字將無言不警無德不報八字一室開最妙不必謂是主言主德惠於惠字斷止就言說與無易四句

原是一正一反話也。曰庶民小子則小子自是庶民之子孫。將
來為我子孫之民者。然不必著相。只帶過說庶民為我子孫不
絕。萬民承奉。俱謹言福祐如此。謂但遵奉其言不違不絕。亦是
膠柱之瑟也。逝集傳叶音折。疏義大全也。與舌叶似也。但疏
義大全又云無易二句不用韻。則不可解。解意或娒公劉之與
之叶。澗與澗叶。倒作矣。與矣叶。未嘗不佳。不然則六帖以苟逝
叶者亦必有據。而不可遽斷為無韻也。下六句則集傳擊叶布
又反報叶蒲救反。為一韻。友叶羽已反。與子為一韻。繩承又一
韻。上四句為一截。而此六句又一截。則又依韻以兩句一連。迄

運說落。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願，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也。格，至度測矧况也。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飾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

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
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
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麟按此章只依韻。視爾至有愆。三句一讀。住相在至云觀。四句
一讀。住神之至射。思三句一讀。住而又以集傳體貼之理。無不
出矣。餘紛紛者。盡可莫也。集傳格剛。鶴反射。弋灼反。皆與戾叶。
○視爾三句。炤相在四句。一淺一深之辭。末三句。推原之辭也。
○群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借不賤。鮮不為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

虹，潰亂也。○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前四句猶，中二句投桃

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

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呂記王氏曰：童無角理。辟我施惡。無報以善之理。

輯錄字書，虹與虹同。

太全豐城朱氏曰：言爾為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

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

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通○解○辟○爾○為○德○辟○字○畧○讀○言○君○爾○之○為○德○云○云○也○投○桃○以○下○反○覆○言○之○以○著○其○必○然○

六帖此章修德亦多就謹儀上言之○杜翹曰差謬只是德未至善容未中禮賊害則如荒湛之類至喪德損儀矣

古義童指畜類之幼者○猶易言童牛詩言童殺

麟按前四句以嘉儀為韻一讀住言當修德如此也○中二句以賊則為韻一讀住言脩德而至於無愆人必法之也○後四句以

李○子○為○韻○一○讀○住○則○一○正○一○反○言○之○以○著○其○應○之○必○然○通○解○與○
豐○成○之○說○是○也○若○以○桃○李○二○句○緊○貼○為○則○而○未○二○句○另○說○非○詩○
體○矣○大○段○因○韻○脚○即○可○悟○文○理○嘉○儀○叶○者○反○已○見○第○五○章○故○不○
重○載○字○彙○虹○本○胡○公○切○又○胡○江○切○降○平○聲○潰○亂○也○江○亦○胡○公○
切○亂○也○詩○蟲○賦○內○江○是○也○又○胡○江○切○音○棒○義○同○則○今○洪○武○正○韻○
並○收○十○七○陽○豈○輯○錄○云○江○江○同○者○自○讀○如○江○而○不○必○為○江○霓○之○
虹○與○坦○辨○說○頗○非○是○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語言
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惜民各有心

興也。荏淥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緜綸也。被之綸以為弓也。諸
言古之善言也。獲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
智相越之遠也。

孔疏釋言云。緜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緜之絲。正謂以絲為繩。
被之於木。○以荏淥猶溫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緜之絲與維德
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榦。言緜之絲。猶言訓之以學。
蘇傳木柔矣。而被之以絲。則可以為弓。不柔者。雖被之。不從也。
大全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慶源
輔氏曰。武公。王以溫柔為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穎也。至此又

明言溫柔為道德之基。蓋人繞溫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
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
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
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溫者和易
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
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
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

六帖溫溫字重，乃形容恭人之貌。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
必有一段恂恂下人氣象。繞好，所以說溫溫，便能聽言而進。

德基如基址之基。能溫恭聽言。便有箇進德基本。今日聽一善。明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便高大。溫故能格。凡人傲物者。客氣未消。則真性未湛。而理不明。苟能退然自下。便復湛然虛明。此自日用間可驗。○順德之行。順字妙。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矣。

麟按言絳之絲。雖謂被之絃。以為弓。然玩變云。被之絃。以為弓。則是有在漆之柔木。以為弓。然後可以絲為弦。而被之。非直被之柔木也。但有柔木。而不被之以弦。則不成為弓。故詩絳曰。有在漆然柔忍之木。乃絳被之以絲。弦而為弓。又稍異耳。音叶段。

落○則○愚○意○上○四○句○一○截○兩○句○一○連○以○絲○基○為○韻○下○六○句○一○截○三○句○一○連○以○行○心○為○韻○最○為○直○捷○行○在○八○庚○心○在○十○二○侵○古○叶○本○通○也○民○各○有○心○只○帶○在○愚○人○下○見○其○不○同○於○格○人○不○必○想○求○以○殉○俗○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白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父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

晚成者乎。

孔疏我非但以手攜掣之。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親之而悟。又非但對面命語之。又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怠。歐義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聽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

○吳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惓惓。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幸既覈。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惓惓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覈老也。八十九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蘇傳非以為教之也。以為虐之耳。
麟按集傳。慘。叶七各反。耄。叶音莫。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我用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遹。棘。急也。
○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
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
則喪厥國也。必矣。

講意曉譬。非僻辭。

六帖鄭軍山曰取譬不指上二句即指吳天不武句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歲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敬責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靜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寧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牒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靡盬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已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

曰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芄彼柔柔其下廣甸。捋采其劉。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

此也。芄茂句。編劉。殄絕也。倉兄與愴悅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廬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瘳字同。為病之義。但召吳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為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柔為此者。柔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末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此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隆無所不編。至於厲王。肆行

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問之甚。而至於病。遂統天而誅之也。

鄭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孔疏：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公時也。此又屬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兩都之畿內也。文元年左傳引此。

云周為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為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嚴緝錢氏曰。倉兄。古文假借。未加偏旁。

古義按十日為旬。以周匝十日而言之。故有偏之義。

麟按填字義。朱子雖無定說。然注云。至於病。則是主病之意。為多也。但據釋文。填音塵。疏義大全俱云。填。舊記古塵字。細注亦云。舊說與陳塵同。即似以久為訓。與旬民矜字方便作叶同。癘則音類。理無所取矣。大底今人論詩。多不言韻。是失之大者。故屢釋焉。○古義填。本作寘。塞也。亦當音田。填訓久。則字索云也。

鄰切音臣也。獨此與孔填不字同。鄭氏詩注云：古者實填虛同。音亦見字彙。豈大補音直云填音田疑無據。○自此至第八章俱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燿，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燿，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憂慮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於櫜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孔疏：事有頻頻而為者，皆急速，故為急也。

蘇按集傳。翻叶批賓反。泯叶彌鄰反。燼叶咨辛反。古義真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凶。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大金儀禮士昏禮注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

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六帖徐士彰曰：言禍而必言君子之無爭者，蓋朝廷之上，分朋植黨，則爭心起而相激，以成禍亂。如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是也。今也不然，誰為此禍乎。

說通下四句。窮亂本也。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則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者矣。厲階，階暗指王用小人。曰：豈今追其始以欲之也。麟按：蔑，賤言將滅而可歎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與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同俱兩句作一句。然此語意又取嘆下不作死然。集

傳將叶于兩反。競叶其兩反。梗叶古黨反。古義諫韻。梗叶古黨。吾吳中方言亦然。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瘵。孔棘我圍。

賦也。土。鄉字。居辰時。俾。厚。覯。見。瘵。病。棘。急。圍。邊也。或曰。樂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東。大金慶源輔氏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

辭按集傳。怒叶曖五反。古義。辱韻。○征役者之怨辭止此。

○為謀為盜、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渥、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賊也、密慎况滋也、序爵、辨刑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也、○

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輯錄遊、語辭也、

增釋、吳師道曰、其下反覆譬以賢否為言、

大金三山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則失其序矣。

六帖序爵。量材度德之意。

麟按集傳。溺叶奴學反。古義藥韻。

○如彼邇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遠。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實。代食維好。

賦也。邇。鄉。僂。邑。肅。進。莽。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邇風之人。邑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

已當是時也。任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大全孔氏曰：嗚也，短氣也。風也，人氣不能喘息也。易合反。通解：稼穡維寶二句，推好是稼穡之由也。此章有五不用賢而賢亦不肯為之用，意與上章略相關。

講意：民有肅心，指未仕之賢言。

六帖：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故曰不逮。執使之厲，王使之也。勞而無患，便是至榮。故曰維寶。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故曰維好。麟按：莽云，木不必過泥，推原其故，乃似出厲王耳。此章獨三換。

韻不測。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羸賊，稼穡卒痒。哀惘中國，具贊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惘，痛具俱也。贊，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毀旅，然與此贊同。卒，盡。荒，虛也。旅，與齊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羸賊，則我之家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表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鄭變惡孽為害五殺盡病。

嚴緝將滅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

疏義蘇氏古史云。厲王流昆。國無主。有賢諸侯曰共伯和。諸侯宗之。因名其年曰共和。輔氏曰。此謂滅我立王。則為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刺之語也。故朱子疑之。大全費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日降此。盡賊稼穡卒痒。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補也。○廬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嚴王出。

奔昆、召周公、二相行政、稱曰共和。○三山李氏曰：太子靜、
召穆公、宗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
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昆、乃立太子
靜、是為宣王。

麟按：共和雖有此兩說、然此詩之作、必正在厲王之世、不必辨
嚴緝將滅、將字周旋自如、未二句言沒、這許多氣力去念他、非
實語。

○誰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侮、
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偏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備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嚴緝自獨。猶獨自也。

麟按。秉心宣猶緣呂嚴俱作兩層看。然愚意八字亦一氣耳。不必太分。集傳。瞻叶側姜反。相叶平聲。古義陽韻。

○瞻。彼中林。姓。姓其鹿。朋友已諧。不齊以鼓。人亦有言。道遐維谷。與也。姓。姓衆多。並行之貌。諧。不信也。齊。相鼓。善谷。窮也。言朋友

相諧不能相善。曾^反康^與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

進退皆窮也。

孔疏。谷是山谷。墜谷是窮困之意。

疏義衆多。並行。則有和輯之意。○無明君。則人道廢。故俗惡如此。

通解。朋友與下章同。俱指在位者。集傳下字。對上無明君上字。○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履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賦也。聖人炳於幾先。兩視而言曰。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

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輯錄幾先。幾微朕兆也。

通解。聖人本為臣者而言。例下今用事者。句可知。如蔡公之屬也。

麟按如此。則瞻言百里。蓋略自寫。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賦也。迪。遠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今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

毒也。

麟按寧為茶毒疑如言甘為戎首集傳迫叶徒沃反古義屋積。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雖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雖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雖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雖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雖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雖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汙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通解：隱暗汙穢。即下節貪虐說階等。

麟按：此章以兩句與四句詩。中間有此一體。然觀注亦各有道。句正以大段相況耳。補最妙。與南山有臺等自不同。集傳垢吐居六反。古義亦屋韻。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興也。敗類。猶言圯族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

人而反使我至此悖也。屬王說榮夷公為良夫曰。王室其將
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
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為伯
之憂非一日矣。

蘇傳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
也。

疏義無可與語。故自誦其言耳。誦言猶云獨語也。悖。卽是知
醉。疊言之爾。

大金元峰蔡氏曰。地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地青

啓○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與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與下一句耳。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集傳以為一串說。都載在下句。我字上通解對。如今人云對他說一般。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既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

動也亦通。

孔疏經言飛蟲。變言飛鳥者。為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

疏義朋友。即語已之朋友也。此特以其同僚共事耳。本即小人之徒也。苟為同類之君子。則豈反予來赫乎。

麟按集傳。獲叶胡郭反。赫叶黑各反。古義藥韻。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職競用力。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通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

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疏義道民以惡。貽民以禍。莫非小人之為也。此其所以致亂也。六帖變詐則導民之惡。殘虐則重民之害。所以貪亂而不知止也。曰如云不克。又曰職競用力。形容小人之惡極矣。

說通民之罔極。以職涼善背為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曰通亦小人競力以導之也。

麟按為民不利如盡其力。盡其財。集傳背計必墨反。古義職韻。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履背善譽。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信
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訾君子。
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
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檢覆
也。

麟按集傳此章無韻。疏義大全並云叶韻未詳。然古韻言在四
真。本與右守等字為叶。則是寇可叶訾也。五歌本與移宜等字
為叶。則是予可叶歌也。亦不甚費牽捏。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疏義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怨甚痛之詞故言之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我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

行。百姓見憂，故仍故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鄭箋仍故周大夫也。

孔疏仍大夫故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故，故知大夫也。○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焉。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有曰索鬼神。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修之。編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

用太牢。或用少牢。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瓊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言圭璧為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

通解何事今之人。是詩中倒句。

古義首二句。與末章有誓其星相照應。而此乃詩人之語。自玉曰以下。則述王仰祈於天之詞。述之。所以為美也。

麟按集傳。天叶鐵。因反俱。兩句一連說落。

○早既大甚。蘊隆。蟲。不珍。祀。自郊。祖宮。上下莫瘞。靡神不宗。右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熱氣也。珍。飽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真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右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古義。蟲。通作蟪。爾雅云。薰也。嚴云。早氣。惡積。隆。盛。其熱熏人也。

禮說文云潔祀也。祀說文云祭無已也。不珍擇祀者謂既祭此而復祭彼相續不絕如下文所云也。輔廣云先鄭後官先尊而後親也。陳祥道云寧必自郊祖宮後世或析中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梁北齊及唐皆然。非古也。莫說文云。薦祭也从首。首酒也。下其丌也。瘞說文云。禹禮也。上言莫謂祭時進之神前。下言瘞謂祭畢埋之於土。凡酒食牲玉幣帛祀冊之類皆然。宗之言尊。齊之轉也。曰靡神不尊。祀之則天神地祇人鬼無不在其中矣。按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大裘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大祀。國有大故。天。裁。彌。

祀社稷禱祠。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祀。以逆時雨。寧風旱。左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皆所謂靡神不宗者也。后稷。周之始祖。上帝。鄭玄云。天之別號。蒼云。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輔云。不言地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積師古曰。今俗語謂無為耗。食為民天。民為邦本。早不能生穀。耗可知矣。民無所得食。敗立見矣。是之謂耗歎下土也。丁之為當。亦音之轉也。言此耗歎之禍。曾是不

先不後而適當我身耶。意者其有所以致之也。
麟按集傳。臨叶力中反。古義東韻亦兩句一連說。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不無
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
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
滅也。

通解。天亂之後。謂承厲王之暴虐。

麟按不可推不可推而去之也如今常語

○早既大甚則不可阻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天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阻止也赫赫早殺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仰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殺育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蘇傳羣公先正先王之臣也庶官之長曰正

疏義雩者吁咎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歲歌

而請亦其義也。

古義赫說文云火赤貌韻會云火炎日曝皆曰赫炎說文云火光上也炎炎爾雅云董也郭璞云早熟董炎人也愚按據上說則赫赫是言日曝之象炎炎是言早熟之氣止通作只語已解也仰視曰瞻送視曰顧瞻似爲下文羣公先王遠而疎之也顧似屬下文父母先祖近而親之也廣疇廣顧言若遠若近俱無可恃賴也羣公即鄭玄所云古之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殷梁傳云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孔云國語赫爲宗伯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

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萬時華云：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乃命百懸，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此即祭羣公先正之禮。今則因旱而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祀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不我助，言不肯助與雲雨。

麟按集傳子叶演女反古義語韻。

○旱既大甚，漘漘山川，旱魃為虐，如悒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遐。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恢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遜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遁而去也。孔疏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灾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為人所執獲也。

麟按集傳。川叶榘輪反。繼叶徒勻反。

○早既大甚。魃畏去。胡字。瘳我。以旱。愾不知其故。祈年孔風。方社不莫。吳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瘼病憊曾也。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嚴緝，曹氏云，月令孟冬，天子祈年於天宗，大割。注謂天宗，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羣牲而割之也。又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卒郊祭天也。春官籥章氏，凡國祈年於田祖，歛龜，雅擊土鼓，以樂田畷。注謂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風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祈年則孔風。方社則不莫。皆自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不我虞廢也。

通解不莫。方秋收之際。即舉方社之禮。不後時而遲也。朱子小雅注。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

古義通。勉畏去承上。寧伴我遜。又一轉語。

麟按集傳。虞叶元具反。古義遇韻。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疾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

也。疾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
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馳
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
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
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
同。聊賴之意也。

嚴緝自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於禱祈賑救之事。或奉行
之。或討論之。夙夜不遑。以致勞瘁。故曰窮哉病哉也。庶正冢宰
既皆勞瘁。下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人皆勉力

救荒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

講意散無友紀者。羣臣之職事散亂不能如常之張理。

古義庶正。孔云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冢宰天官特控庶正中提出之。以其為衆長之長也。趣馬師氏膳夫皆近臣也。左右則統指侍御僕從而言。舉大以該小。舉近以該遠。凡在王朝者具舉之矣。

麟按此詩緝與古義說最善。趣馬以下數其人之詞。本一氣連落不登不殊等。朱注偶沿毛傳不可用。孔疏云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能無其事。以類言之是也。集傳宰叶獎。

聖反右叶羽已反古義紙韻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微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於天者。已無餘矣。雖今災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疏義以庚庶正、民安而後庶官定也。

麟按集傳正叶諸盈反古義庚韻。○庚庶正亦即應上章舉一
概餘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大全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
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語類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曰
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駘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翰。蕃。蕃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翰。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

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周則有甫。

有申、有齊、有許。

鄭箋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申、伯、甫、侯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榦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姜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孔疏崧者山形竦然。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

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甫侯佐相
穆王、以五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
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
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
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
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
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
與外傳作呂、蓋因矯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
故也、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

甫則是英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嚴緝維申及甫。皆為周室之翰。翰四國。則於以蕃。蕃其志。難四方。則於以宣布其德澤。

疏義甫侯二說當從前。○此章言其生稟之異。而才無不具也。麟按。嚴降生申。自是古今誦揚。奈本不必有實事。如二氏逆流下降之說。且集傳本鄭氏云。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則語意原自斟酌。孔辨樊侯處。直云同為嶽神所生。即尤近。詎藝斷不足據者也。集傳天鐵因反與申叶。翰胡干反與宣叶。各四。

句一截。兩句一連。維翰貼上句帶說。蕃宣平說于蕃。以總領諸侯。言于宣以經營四方言也。

○臺臺申伯。王繼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臺臺強勉之貌。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孔疏杜預云中國在南陽宛縣是在雒邑之南。

嚴緝後漢地理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申謝其地相近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

疏義王肅謂召穆公為宣王司空司空掌營國邑故命之○此章言申伯封謝之由天子城謝之意也申伯以諸侯入為卿士疊疊事王王嘉其勤復使績其先世諸侯之事改大其邑命為方伯而南方諸侯皆法之故使召公定其宅成其城庶幾申伯以昭子孫也盡尊崇之道致悠久之規禮意無加於此矣
大金申伯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於謝○南陽縣今屬南陽府

隸河南

麟按此章三換韻。事與式叶。伯與宅叶。邦與功叶。集傳式失吏反。邦卜工反。古義事式寘韻。伯宅陌韻。邦功東韻。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嚴緝錢氏曰：厲王後做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

疏義此章又述天子城謝之意而見其命事為甚詳也。王欲使
中伯為法於南國之諸侯。故因謝邑民人之衆而使居之。且命
召伯徹土田以足其用。命傅御遷私人以安其居。董事之臣皆
出。上命其所以厚申伯者如此。
麟按此與上章亦反覆相足之辭。雖說者類云。上章述其意。此
章述其命。要皆約撮王言而為之。未必截然兩項也。集傳邦亦
卜工反。與庸叶。田地因反。與人叶。古義邦庸亦東韻。田人真韻。
○作爾庸。顯然當為王命語。故以屬命。遷私人亦命。傅御云爾。
侯行非先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倣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
四牡騶騶。鈞膺濯濯。

賦也。倣始作也。藐藐深貌。騶騶壯貌。濯濯光明貌。

呂記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
功。召伯營之。

疏義營謝既畢。則錫命以遣之。此竣事臨遣之時。而備送往之
禮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有倣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
而成之矣。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

國也。

古義寢廟宗廟也。前曰廟。後曰寢。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說。營與成叶。伯與濯叶也。集傳伯叶通。各反。既成。藐藐。句。依輔注。轉落以起王錫。

○王遣中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孔疏。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棟曰筮。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

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親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懿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懿妻無子。姜氏生宣王。呂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嚴緝王造申伯之國。賜之以路車。即上文鈞膺濯濯也。賜以一乘之馬。即上文四馬騶騶也。此詩多申復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

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徽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徽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騤騤鈞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寫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

疏義此臨遣之時。而述王命之之辭也。○近、鄭音記。按說文。从走从丌。今从斤。篆。○注封圭、封大也。

六帖按此近字。即其字也。古文其字。从走从丌。俗誤改丌為斤。遂作近。丌。箋所謂辭者。語辭也。宋傳因之。而近時說者。以為申

伯辭王而行也。豈不可笑。

麟按說文云母之兄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注疏說正謂此申伯。宣王母舅耳。魯詩世學謂為外舅。是宣后之父。此不足信。據字彙丌古其字。而迓音寄。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又行也。誌也。亦無語辭之說。徐錯曰道人行而求之。故从彡丌薦而進之於上也。○集傳馬滿補反吐土。古義寶保如字。另叶亦四句。○平王之母家亦中國。此不待言。然魯詩世學遂斷弑幽之申侯為即此申伯之子。亦恐屬臆說。但封謝而又世云申則雖加地進律仍不移其國之故。說理沒有之。要置不辨可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城歸王命召伯徵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邁其行

賦也。郟在今鳳翔府郟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於郟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糧。糧。邁。速也。召伯之管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糧。使虛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鄭箋。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於郟云。還南者。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謝于城歸。城歸于謝。

孔疏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其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泛絕也。今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

疏義此則啟行之時也。方行則有餞送之餞。在道則有供億之備。

大全 鄆縣 今隸陝西

古義選說文云復也言復之鎬京也南指謝也遷南二字中具
有轉折自郟至鎬由是而南也按輿地岐周最在西北稍東則
為郟又東則為鎬而謝又在鎬之東南誠歸言始成行也申伯
改封於謝則謝是其本國故以往為歸嚴云申伯志存王室宣
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
陸化熙云曰信曰試見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去王唯其勢不
得已故過勉辭去王命召伯是重複追述之辭非謂此時更命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兩句一連上下各開說集傳行叶戶郎
反。

○中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軍軍周邦成事戎有良翰不顯中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番番武勇貌。軍軍威也。戎古也。中伯既入於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中伯為法也。或曰。中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

毛傳徒御徒行者。御車者。不顯顯也。

履緌此章述中伯至謝方送行而預道其事也。

麟按此章中伯至軍。三句為一截。番軍為韻也。番如字。周邦二句為一截。不顯三句為一截。翰憲為韻也。集傳翰叶胡平反。

寫叶虛言反各平聲通解云四句截如何成文字○詩通云周
邦指京師一帶人言汝是周邦人自相謂甫入謝而遂有良翰
之喜者以其平日信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柔此萬邦闡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柔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土師所誦之詞也碩大
風聲肆遂也

孔疏柔惠安順也

嚴緝錢氏曰柔謂柔伏之○曹氏曰漢公孫弘云柔曲木者不

累日。顏師古注云。操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且
道以柔順為體。然必貴乎正直。所以為全美。○所言王室依賴
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之大計。是其詩之大。其風肆好言足以
感動人之善心。

疏義此章言其美德全而治藝著。見己之詩。不容不作也。
通解操此二句。指作卿士時言。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兩句一連。韻脚朗然。雖其詩孔碩。自粘
吉甫作誦。而其風肆好。自起以贈申伯。可也。若作誦。領頭。碩好
平對。贈申。總結。他文字。或然。詩必不爾。矣。誦詩風三字。變文相。

足○究○竟○則○總○謂○一○詩○耳○然○風○字○訓○聲○却○妙○語○若○自○贊○者○昔○人○謂
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慈○德○惟○郭○有○道○無○愧○亦○是○此○意○

恭高八章章八句

古義竹書載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